

脚 印

黎 先 耀

南 極 文 叢

上 海 南 極 洲 社

1 9 4 8

南 極

木文叢第一輯

脚 印

定價二元 不准翻印

著 者 黎 先 耀

出 版 者 南 極 出 版 社

上海漢口路九三號三樓八室

發 行 人 曹 豈 凡

總 經 售 上 海 書報 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印 刷 者 藝 文 印 刷 廠

上海嘉善路一一一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

自序

祇要現在走的方向是對的，我並不羞愧於告訴別人，我是從那裏來的。在已經過去的路上，我並不曾失落過自己寶貴的東西，我所要追求的一切，都在我前面。

這本短詩，除其中兩三篇外，全是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之間寫成的，這些脚印雖然感留了昨夜一點自己個人感情的雨水和思想的漪漣，但是正如面向久已渴望的陽光底人，決不會記得自己背後的影子，我也決不珍惜自己的脚印，這些脚印雖然是我一條曾摸索過的小道，但是它並不能引帶我再向前走，我丟棄它如丟棄自己的敝履，但我却要去找尋更多人踏出的脚印。

黎 先 耀

一九四八年春暮·上海

原书空白

脚印 目次

自序	五
選種	六
播種者	七
最芬芳的花	八
壞刀	九
愛的真理	〇
仙人掌	一
垂釣	二
墓銘	三
命運	四
酒	五
貞節坊	六
神女	七
翁仲	八
家	〇

閩贛道上風物畫	二一
分水關	
霧·山·	
梯田	
碉堡	
飄流的伐木	
盟誓	二四
雲	二六
虹	二八
手車	三〇
兒時	三二
夢	三四
題無名英雄墓	三五
萬人塚	三六
口哨	三七
哭笑	三九
歌	四二

選 種

給它們撒在水盆裏，

有希望的種籽都會沉下去。

讓我們生活於戰鬥的波濤中，

沒有意志的人都會浮起來。

播種者

用汗粒播種的人，
在土地上收穫。
用血滴播種的人，
在歷史上收穫。
用淚珠播種的人，
祇能在夢中收穫。

最芬芳的花

一夜瘋狂的雷雨，
昨天陽光下滿樹好花，
今朝都已被行人踐入污泥。

沒有能固定的美麗，
不朽的少女是木乃伊。
鑄成銅像的偉人，
也祇是人類思想的獄卒。

枯萎的花最芬芳，
它們就要變成葉實。

壞 刀

我冷酷嗎？

那是烈火燒鍛出來的。

血跡鏽蝕了我，

骨頭碰鈍了我，

我的鏽污上有淚痕，

我的缺口上有吻。

我是少數人的仇恨，

我是多數人的愛情。

愛的真理

水底的雲比天上的雲好看，
史籍中的英雄是無瑕的璧，
記憶里的人兒雖也更可愛，
刀箭不等於勝利，
翅膀也不就是自由。

愛不是思想，愛是生命，
愛影子的都是懦夫，
要愛就勇敢地抱住愛的本體，
不問它是刺，是雷電，還是屍骸。

夜間，紅燈似發亮的心，
蛾兒撲去將自身化一道焦臭，
懂得愛的在愛中完成自己。

仙人掌

夢着已回到終年常綠的赤道，

明月佩在我的鬢邊，

讚賞自己英雄的巨影，

我與椰樹，棕枳並肩談雪花的傳奇。

醒來，仍孤仃地蹲伏在泥盆中，

一雙行將南歸的燕子在簷下呢喃。

垂釣

人生的海上，

我靜待着希望的樣子顫動……

黃昏，仍背一隻空魚籠，

我也要快樂地打起唿哨回家。

墓 銘

人生是沒有美滿的，
痛苦，愈窒，就是生命。

別羨慕我，

我已滿足了一切，

我已沒有了呼吸。

命 運

你愛她：

她就愛你，

她是鬼，

永遠跟纏着怕她的人。

酒

給英雄以血，

給弱者以淚，

一杯酒釀成萬頃感情的狂浪。

愛醉的都是清醒者，

酖飲是人性的自溺，

柙中暴跳的猛虎，

臨刑高歌的死囚，

閉住眼，閉不住理性的明眸，

清醒是無比的痛苦。

醉是感情的疾風暴雨，
醉後清醒，

留下一片澄清理智的藍天。

無言獨酌，狂歌共飲，
酒精燒毀道德的外衣，
露出原始人性裸體的美。

貞節坊

它像一付骸骨立在路旁，
春天遺忘了它。

它身上的枯藤還沒有舒開惺忪的綠眼，
它上面刻的字已在風雨中剝落。

是誰家少女的青春換得了這座碑石，
遠處有杜鵑的啼聲，

是她在呼喚着自己失掉的春天嗎？

一對尋春的蝴蝶飛過，
匆匆沒有在它身上停留。

神女

今天襟前枯萎的花朵，
就是妳明朝的命運。

妳的媚笑閃着未乾的淚，
妳裸露出初熟的肉體，
如市場上兜售帶青的水菓，
像乞丐向行人數着身上的傷痕。

街燈搖晃着妳孤獨的瘦影，
妳是夜的獵戶呢？還是它的獵物？
聽，更夫的梆聲報着深夜將盡……

翁 仲

無數欲吐的言語，
到你倆唇邊都化作了緘默。

你們守着誰家帝王的骸骨？

墓邊的荒草伸吐了多少官女的歎息？

昏夜的磷火是多少含屈者不能冥合的眼睛？

告訴我：

多少人的眼淚穿綴成了他的珠冠？

多少人的汗血釀造了他的美酒？

殘碑上的諛詞，

替他塗抹了多少生前的淫惡？

縱黃土也掩不了他一生的罪孽，

他被埋葬在萬人深沉的憎恨里。

你們的記憶是最好的證人，

嗚咽流過的江水，

是你倆在訴說夢般荒遠的故事嗎？

家

記得是個戰鬥的春天，

和一個女同志坐在河邊洗腳，

我們看着兩隻烏亮的燕子，

向農家茅簷下飛去……

她一面用腳撥打着水花

感觸地說：「我們都沒有了家」！

聲音輕得像是思想。

我說：「家！我們不是可以自己創造」！?

不知為什麼？

她默默低下了頭，

水底的臉紅得似一朵睡蓮。

閩贛道上風物畫

分水關

兩滴水在此握別，
向南流，向北奔，
願海中再見，
擁抱成一片美麗的浪花。

霧·山·

山與霧是好情侶，
同樣沉默，一般抑鬱，
太陽出來了！
霧受光明之神感召，

曳裙而去……

山也聳一聳肩，

向萬里長空作一個遐想。

梯田

啊！山中一個天地，

我髻髮走進了古羅馬劇場，

這兒的山民、牲畜、是俳優也是觀眾，

生活的悲劇，

自己扮演，自己流淚……

碉堡

站在青山與藍天之間，

你有傲然不可一世的氣概。

沒有藤蔓願意來攀附，
沒有鳥兒高興來築巢，
儘你擺出奴隸總管的兇相，
連田邊吃草的牛，
也不屑抬頭來望你一眼。

飄流的伐木

山溪流水濺濺催行，
你們踟躕地向自己出生的山林，
投永訣的一瞥，
曾寄居於你們枝頭的小鳥，
站在岩上：
向你們嚶嚶唱驪歌。

盟，誓言

林間的鳥在鳴，

歌聲並不捆縛它們的翅膀，

我和妳將要遠離，

妳倚着我，我倚着樹身，

都沉默着，

不曾說半句美麗而又痛苦的誓言。

合着一個節奏的舞蹈者，

也要用鎖鍊連接嗎？

盟誓，那祇是靈魂的鏢鏑，

祇是鞭子對奴隸的懷疑。

我倆彼此的稱呼是同志。

我們有共同的理想。

理想像太陽，

太陽不會冷去，

我倆的愛情也不會熄滅。

花瓣墜謝在妳髮前，

甜的果子將結在枝頭。

眼淚滾落在我的雙頰，

幸福將豐收在祖國的大地。

雲

是你給了我美麗的想像，
還是我的想像予了你不死的生命。

是我所愛者的背影，

是基督背負的十字架，

是我故鄉的那一片海和數點漁帆，
是西伯里亞雪地上放逐者的行列。

你是奇峯的盜冑，

你是明月的面紗，

你是風雨的車駕，

你是黎明誕生的馬槽，

妳是夕陽寫下的絕命詩，
妳是少女的心也是少男的夢。

我願做一隻雲雀，
不怕烈日燒焦我的羽毛，
投入妳的懷抱，
將妳豐富的生命，
譜入我的歌唱………

虹

暴風雨死去了：

我在青空看到了妳；

妳是在雷電中受孕，

風雨中誕生的嬰兒。

幼年時，我曾將妳，

當作新娘頸上的項圈。

少年時，我曾將妳，

幻想為我腕上的巨弓，

射落了山谷的紅日，

如今我將妳想像成一座拱橋，

好讓從暴風雨中搏鬥過來的海燕，

棲息在你背上，
晒乾它們濕重難舉的翅膀，
甦醒它們再高飛的力量。

住在很遠很遠北方草原上的民族，

把你當作喜訊的預兆。

我呢？為什麼如此深深地愛你？

你叫我想起朋友身上，

為了反抗而被抽撻得發紅發紫的鞭痕，

你是復活的太陽，

透過無數戰士的淚珠和血滴，

投射在歷史上，

一道最美麗的靈魂底光譜。

手 車

像馱食的蟻列蜿蜒地爬行着，
你們用蟒蛇般的手臂，
緊纏住汗濕的車把，
把手車馴伏地推行在前人車輪刻出的深轍上，
越過荒涼寂寞的原野，
車輪呻吟出的歌聲，
也一樣的寂寞荒涼。

你們用古老的交通工具，
縱補了時代血液循環的網絡，
沒有河流，你們用汗水匯成河流，
斷了路軌，你們用脚步接起路軌。

你們像戴了眼罩的驢子，
拖轉着生活的石磨，
接起你們每天所走的短程，
就是一片茫長的距離，
從這條路你們將走到自己夢中的國土。

兒 時

我走月兒伴我同走，
我笑要姐姐也跟我同笑，
學樹上的小鳥歌唱，
我向媽媽討一雙飛翔的翅膀。

夏夜捉來的螢火在記憶中亮，
蘆管吹出的皂泡已被世故碰碎。
跨下的竹馬已是背上生活的鞭策。

兒時所驕傲的，——
都成了我今日的羞澀。
兒時所羨慕的，——

都成了我今日的痛苦。

啊！搖籃是一隻幸福的小船，
載我到這憂患的世上來。

夢

短促的人生；
在永恆的歷史上像一個夢。
聰明人把人生喻作一場夢，
傻子却把夢當作人生。

從夢中醒來，
你不能再跨入夢境；
人生的錯誤常是無法塗改的，
當你已夢醒的時候。

做夢是自由的，
但在夢中你是不自由的人。
在不自由的人世上，
我有力量做一個自由的人。

題無名英雄墓

是埋在地下的紫雲英，
春天踏着你們的屍體而來！
你們的名字花譜上找不見，
用鉄犁刻在永遠芬芳的泥土上，
用稻穗的金針，
綉在豐收者的笑渦中。

萬人塚

城中已造起了凱旋門，
郊外這片起伏的荒墳，
依舊這樣淒涼，
搖着去年留下的枯草，
沒有插一面招魂幡。
飛着初孵出的蝶兒，
沒有飄一片紙錢灰。
誰知道？
深夜這裏有一片燦爛的磷火，
那才是真正勝利的火炬。
睡在這土地下的人們，
用自己所能交出的一切，
換來了這土地的肥沃和自由。

口 哨

打從堤邊走過，
面對着月落的海洋，
有個人影，
吹着痛苦而又沉鬱的口哨，
像一尾在沙灘上轉側的魚兒。
我也不自覺地吹起這帶了鏢鏑的歌。
嘴角滾進了鹹得發苦的淚，
留在我記憶里，
一片紛沓而血泥難分的足印，
立時變成了一股奮勇戰鬥着前進的行列。
夜潮奔騰而來，

脚髁四週冲激着浪花，
我已半身站在海水中了，
高舉已熄滅的燈籠，
我等待薄明的海面，
遠遠有一隻滿載歌聲的船，
向我揚帆而來……

哭 笑

我還不懂得哭笑的時候，
我已經會哭會笑了。

淚是人性吐出的珍珠，
笑是生命力迸發出來的春雷，
哭笑都是從理智的杯中，
溢溢出來的過多感情的汁液。

愛哭愛笑的人，
定是感情的富翁，
哭着笑着的時候，
人人都是可愛的孩子，

我說：大哭大笑是人生最痛快的事。

最悲痛的哭泣會變成狂笑，

笑得最喜歡也會流淚，

我們又何必分別哭和笑呢？

哭和笑是人類最早的言語，

現在除了嬰兒，

還有誰能懂得？

大家哭泣的時候，

我有笑聲也願化為淚水流出來，

在大家歡笑的日子，

你偷偷地獨自哭泣，

那才是真正應該哭泣的人。

讓笑聲來淹沒哭聲，

今天流淚的人明天都能大笑。

「最後的笑，才是真正的笑！」

將來，我們要哭就哭，要笑就笑，

再沒有人罵我們做瘋子；

因為那時已是瘋子們的世界！

歌

我們歡樂，
我們痛苦，
生命流動的聲音，
我們的歌！

走吧！
跟着大家的隊伍前進！
歌聲是我們飄揚在夜空的旗幟。
戰鬥吧！
歌聲給我們勇氣，
如騎上了永不回頭的戰馬。
摔倒了，
歌聲攙起我們。

流血了，

歌聲背負我們。

戰死了，

歌聲埋葬我們。

你就是聾了，

也要用眼睛來聽我們歌唱，

你就是啞了，

也要用手勢參加我們歌唱！

有眼淚的，

用眼淚來潤濕我們的喉頭，

有咆哮的，

用咆哮來激怒我們的仇恨，

有微笑的，
用微笑來照耀我們的希望。

唱吧！用自己的生命唱吧！

歌聲不死的國度，

自由也決不會死去！

每一片土地有生根的作物，

每一個民族有發自心底的哭笑，

每一個歌也都有自己親生的兒女！